责任编辑：池沙洲　版面设计：苇　渡
电话：0571-87778075
E-mail:bbsteacher@126.com
2026年10月16日　星期五
浙江教育报

脱敏，青春期成长的一堂必修课

□杭州市观成武林中学　严　佳

初二上学期，班里悄然兴起“磕CP”的风潮。起初，我只当是学生间的玩笑，直到发现被起哄的学生眼神躲闪、笑容僵硬才意识到事情并不简单。

最让我挂心的是小松和小竹。小松思维敏捷，课堂上常有独到思路；小竹文静细心，作文常被当作范文。两人常在一起讨论难题，课间、午间总能见到他们专注交流的身影。我一直很欣赏这份因学习而生的惺惺相惜，纯粹得令人动容。

可这份美好渐渐被周围的起哄声裹挟，变了味。一节科学课上，小松照常举手发言。教师刚点到他，后排就传来嗤笑声，还有人低声起哄“又来了”“爱显摆”。

小松瞬间涨红了脸，原本流利的表达突然卡壳，下意识地看向小竹。没想到起哄声更大了，他慌忙收回目光。

我望向教室后排，几个男生正对着小松和小竹挤眉弄眼，而小松趴在桌上，把脸埋进臂弯，耳朵通红。

这节课后，我发现两人都变了：小竹课间不再走出教室，路过小松座位刻意绕远；走廊偶遇，两人像触电般低头快步走开。曾经无话不谈的学伴，如今形同陌路。

询问班干部后我才知道，全班都在传他们在谈恋爱。

我想起升初二前的那个暑假，班级组织溯溪活动，就有人对着两人起哄，他们尴尬地隔开老远。当时我以为只是学生之间开玩笑，并没在意。

如今我才意识到，两个原本正常交往的学生，已被这些玩笑折磨得喘不过气来。

我没有在班上发火，怕强化学生的不良联想，也怕让他们的处境更加尴尬。

我先分别找他们谈心。与小松谈心时，我不提“早恋”，只问他最近上课为何总走神。

小松低着头，许久才小声说道：“老师，我一站起来，他们就笑我。”

我问他，他们笑什么，他却不肯说。

我轻拍他的肩膀：“你和小竹只是正常讨论问题，对吗？”

他猛地抬头，眼眶泛红：“是啊，真的只是讨论题目！可我一靠近她，他们就起哄；我只能躲着，他们却又说我心虚……”

我点点头：“老师信你。那些起哄只是噪声，别让它扰乱你。以后，该怎样就怎样，谁再乱起哄，你告诉老师。”

他愣住了，大概没想到我不仅没有批评他，反而站在他这一边。

与小竹的谈话也大致如此。我告诉她：越是表现得自然、大方，起哄者就越会感到无趣。

安抚了这两个学生后，我开始反思：初二学生正处于对异性好奇而懵懂的阶段，“磕CP”更像是一种安全的社交演练，借起哄来释放紧张与好奇。

而小松和小竹的优秀，使他们在同龄人中格外显眼，自然成了众人关注的焦点。

因此，问题的根源不在两个学生身上，而在全班学生对男女生正常交往的认知偏差。

我决定在班会上公开讨论这个话题，目的不是批评，而是“脱敏”。

那一周的班会课，我走上讲台，笑着说：“听说咱们班最近‘喜事连连’，好多学生都‘被恋爱’‘被结婚’了？”

台下爆发出一阵哄笑。

我等他们笑够了，话锋一转：“其实老师初中时，也被起哄过。”

教室里瞬间安静下来，所有目光都落了在我的身上。

“那时我和一个男生一起出黑板报，合作得挺好，结果班里就有人对着我俩起哄，到最后我俩连话都不敢说，黑板报也出不成了。现在想想，真是又好笑又后悔——珍贵的友谊败给了几句闲话。”

我顿了顿，看着学生们说：“开玩笑是为了让大家都开心，如果有人因此而感到不舒服，这玩笑还好笑吗？”

教室里鸦雀无声，那个起哄声最大的男生低下了头。

我趁势抛出问题：“咱们讨论一下，男女生应该怎样进行正常交往？”我将学生分组，给出“小组合作该不该选异性搭档”“异性同学走得近了怎么办”等案例，大家讨论得十分热烈。各组代表发言后结论一致：大大方方、不躲不闪，就是正常交往，起哄者应当道歉。

我趁热打铁，设立“优点观察局”，由值日班长记录每日“最佳搭档”。当记录本上出现第一条记录——“小松和小竹在数学课上配合讲解题目，默契十足”时，全班鼓掌，再无人窃笑。

为了让男女生在交往上彻底“脱敏”，我重新调整座位和小组，实行男女混编，让男女生共同完成手抄报、课本剧等任务，在合作中逐渐习惯并接纳与异性的正常交往。

最大的改变，发生在一次男女混合“八人九足”比赛中。

体育委员一喊组队，小松第一个站出来，主动走到女生那边，问小竹要不要一起组队。小竹笑着答应了。

很快，队伍便组好了。练习时，许多队伍步调混乱，频频摔倒，却无人埋怨，而是互相搀扶，笑着重来。小松和小竹在队伍中喊口令，帮大家调整节奏，配合得十分默契。

比赛时，八人肩并肩、手挽手，步伐整齐地冲向终点。冲线后，大家抱在一起，齐声高喊：“We are family!”

看着他们汗湿却明亮的笑脸，我心中不禁感慨：这群从前不敢靠近彼此的学生，此刻已放下隔阂，真像一家人一样。

课间，学生们累得东倒西歪，却仍兴奋地复盘比赛。我在走廊看见小松和小竹隔着过道讨论刚才的战术，旁边几个学生偶尔插句话，气氛融洽。

学期尾声的元旦迎新会上，各小组一起包饺子、吃火锅。你帮我递个盘子，我拉你坐下说会儿话，现场满是欢声笑语。冬日的暖阳透过窗户洒进来，照在他们年轻的脸上。我忽然想起一个词——“清欢”。不是浓烈的欢喜，也不是刻意的疏离，而是清淡而自然的快乐。这才是同窗之情本该有的样子。

青春期的所谓“问题”，其实从来都不是问题，而是一堂必修课——教会学生如何尊重边界、如何得体交往、如何以善意而非嘲弄对待身边的伙伴。而我，不过是在一旁递上一颗“糖”，让他们在品味的过程中，品出真情，也品出成长。



好好当一辈子老师

□杭州市萧山区教育局教研室　朱华贤

教师节前的一个周末，一个女孩突然来到我的工作室，进门后笑着问：“老师，您还认识我吗？”

我一边打量，一边抱歉地摇摇头。

“我是小樱啊。”她开始讲述，“17年前，我在江澜小学读三年级，您和姚老师（数学）、魏老师（体育）、汪老师（科学）轮流接送过我一段时间。”

经她这一提醒，我恍然大悟，记忆重启。

小樱是来向我报喜的。今年暑假，她考上了杭州的教师编制，现在是一名中学语文教师。“老师，要不是当年您和几位老师提供帮助，可能就没有现在的我了。”她眨了几下眼睛，眼眶里渗出了泪水。

17年前，我在江澜小学教导处任职。秋季新学期开学报到结束后，301班班主任姚老师反映，班上有个叫小樱的女生没来上学。

据姚老师陈述，她打电话给小樱的父亲，电话那头的回复让她目瞪口呆：这位父亲竟然不承认小樱是他的女儿，还说小樱的任何事他都不会管。

姚老师又给小樱的母亲打电话，一连3次都没人接，第4次还被对方掐断。姚老师没有罢休，发短信继续联系，说明自己的身份和致电事由，对方总算回了3个字：“知道了。”

我想，无论家中发生何事，孩子总不能因此失学。然而一连数日，小樱始终未到校，教师们都十分着急。

后来，一名了解内情的家长告诉我们，小樱的父亲不知从何处听到传闻，带小樱及其弟弟做了亲子鉴定，结果令他如遭雷击：两个孩子均非他亲生。

小樱妈妈是外地人，容貌出众，曾经营女装，开过美容店，也做过宾馆服务员……那天晚上，小樱爸爸责问之余竟动手，将母子三人赶出家门，并提出离婚。

我和姚老师感到问题严重：小樱爸爸不管孩子，小樱妈妈的脸又被小樱爸爸抓伤，无法见人，而她与孩子们的临时住所与学校隔着4条街，让一个三年级女生独自往返学校，难免让人不放心。第3天下午第2节课后，我和姚老师将情况告知魏、黄两位教师，他们二人皆唏嘘不已。大家随即商量如何解决小樱的上学问题。

魏老师提出：“明天早上7:50，让小樱在小区门口等，我顺路把她带到学校。”

我和姚、汪两位教师也马上表示：“如果魏老师有事，我们都可以替补，绕些路去接小樱完全没问题。”

至于怎么把小樱送回家，姚老师表态：“先让她在我办公室做作业，等下班后，我们几个谁方便，谁就送她回去。”

我特别强调：“此事要保密，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小樱家发生的事。”

于是，姚老师给小樱妈妈打电话，把我们定下的接送方案告诉她。

电话那头，小樱妈妈沉默良久，似乎不敢相信，最终哭着向我们道谢。

就这样，4位岗位不同、学科各异的教师，为了同一个目的相互沟通、彼此配合。

四五个星期后，小樱提出要独自上下学。我们都认为可以让她试一试。魏老师提议，大家在上班路上多留意小樱。后来我才知道，有一段时间，魏老师不再开车，改骑自行车上下班，只为暗中观察、保护小樱。

“老师，你们决定接送我时，我还担心同学们会嘲笑、歧视我，甚至在背后骂我。当时我都不想上学了，可到了班里之后，一切如常，同学们仍像以前一样对待我。从那以后，我便下定决心，长大后一定要做一名教师。高考填报志愿时，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师范方向，如今已从汉语言文学专业硕士毕业。”

我忽然想起一件事，便将其告诉小樱：“当年，你奶奶曾多次偷偷到校园围墙外张望，我知道你从小由奶奶抚养，当时我过去打招呼，问她是不是在看你，她先摇摇头，又点点头。我提议让她把你接回家，她点点头，又摇摇头。”

听到这里，小樱的表情变得凝重。她说，起初她非常憎恨爸爸一家人抛弃自己，后来心情渐渐平复，不再怨恨，反倒感念奶奶对她的好。直到现在，她也没有改姓。

她还说，已拜访过姚老师和魏老师，接下来准备去拜访已退休的汪老师。

教育这件事，很多时候并不是写在教案里，而是藏在清晨校门口的一次等待里，也藏在魏老师每天骑的那辆自行车上。当年，我们只是做了自认为该做的事，却没想到，会在一个学生心里种下一颗种子，它在17年后长成一棵树，又去为别的学生遮风挡雨。

小樱走后，我拿起手机，把汪老师的电话号码发给了她，还附了5个字：“好好当老师。”



缤纷童年

近日，江山市贺村镇淤头幼儿园幼儿在嬉水时萌生了用水枪作画的想法，教师抓住这一契机，利用家长捐赠的旧床单做画布、备上安全可水洗颜料，低成本搭建“涂鸦涂呀”特色艺术区域，开展了一次户外水枪喷画美育活动。遇到颜料浓度难以调配等问题时，幼儿在教师引导下反复尝试、不断调整。小班幼儿感受色彩流动，中班幼儿练习控笔，大班幼儿合作构图，人人都得以在游戏中探索色彩的奥秘。图为活动现场。

（本报通讯员　李　丽　摄）

小个子拔河队的逆袭

□衢州市技师学院　郑胜男

夕阳的余晖洒满校园，学生们的脸上映着红光。“加油，加油，加油——”呐喊声中，我们班的12名队员个个咬紧牙关，双脚死死抵住地面，身体用力后倾。对方班只僵持片刻，便败下阵来。

“耶——”通红的手掌激动地拍在一起。三局两胜，我们班赢了。

顺利晋级后，下一场的抽签结果却让气氛陡然凝重——对手是隔壁班。他们不仅个子高大，更有两位“重量级”选手压阵。

队长小乐耷拉着脑袋：“老师，这一场我们肯定输。”

“比赛还没开始，怎么能先认输？”我拍了拍他的肩，“前几场你们赢得那么漂亮，已经证明了实力。”

然而，隔壁班的体型优势不容忽视。于是，我专门请教了体育教师。他告诉我，拔河讲究技巧，姿势尤为关键。他还给我播放了国际拔河比赛的视频。专业选手的姿势令我惊叹，与我们通常对拔河的认知截然不同。

班会课上，我将这一发现与学生分享。反复观看视频后，学生们议论纷纷。

“身体完全向后倒，用体重消耗对方体力，这方法太聪明了。”

“应该全体站在绳子同一侧。我们原来左右交错站，力气都分散了。”

“看，他们的手臂始终是伸直的。”

“等对方体力下降，再用口令一齐发力后退，步调必须一致。”

……

还有学生提议从短视频平台找教学视频，逐帧学习。一度低落的士气重新被点燃，12名学生跃跃欲试，催我去借拔河绳实地演练。此后，每个大课间，都能看见他们在楼下反复练习的身影。

改变旧习惯并不容易。小乐对着视频钻研了两天，逐一纠正每个人的动作，直到全员过关。

柿子树挂满红果，银杏叶被秋阳镀上一层金边。半个月后，学生们昂首挺胸步入赛场。他们在绳子左侧一字排开，绷直绳子，扎稳马步。哨声一响，12人齐刷刷后仰。僵持十几秒后，小乐高声喊起节奏：“一——二，一——二！”伴着整齐的踏步声，绳子慢慢向我方移动。很快，对手阵脚大乱，溃不成军。

谁也没料到，“小个子班级”竟一路闯进决赛。消息迅速传遍校园，其他班级纷纷开始研究、模仿我们这种“奇特”的拔河姿势。

然而，决赛抽签结果再次让气氛凝固——对手是上届冠军，比我们高两个年级。

我们紧急召开班会。小乐冷静地分析道：“我们的方法已经验证有效。但决赛对手不仅年龄大，而且块头也大。我们必须想出对策。”

队员小璐叹了口气：“老师，您得有心理准备，这次恐怕真赢不了。”

刚刚还斗志昂扬的学生们，此刻像泄了气的皮球，纷纷低下头。

我环视全班，缓缓开口：“同学们，记得半决赛前，你们也说过同样的话，可结果呢？凡事没有绝对。我相信，你们就是能创造奇迹的人。退一步讲，输赢真的重要吗？更重要的，是我们为一个目标共同努力的过程。即便最后输了，也虽败犹荣——因为我们挑战的是冠军。”

学生们闻言陆续抬起头，眼中重新泛起光来。

小乐大步走上讲台，一掌拍在桌上：“不管结果如何，拼尽全力。”

班长站起来说：“我和班里其他同学都可以当陪练。大课间、体育课、晚自习前后……随时陪你们加练。”

来自新疆的学生美合热古丽细心地提议：“天冷了，绳子磨手，大家要不要试试戴上手套？”

……

深秋时节，银杏叶悄然金黄，我们终于迎来最后一战——一场关乎勇气与团结的较量。

哨声划破秋日晴空，绳子紧绷如弦，一声声“一——二，一——二”的呐喊回荡在校园里。学生们拼尽全力，掌心被麻绳勒得发红，脚下的泥土被鞋底碾出浅浅的痕迹……可几番拉锯之后，与对手的体力差距渐渐显现，绳子中间的红带缓缓朝对方移去。

本次拔河比赛覆盖全校90多个班级，我们这个曾不被看好的“小个子班级”，最终获得全校第4名。虽未站上最高领奖台，但无人垂头丧气。学生们揉着红肿的手掌，拍着彼此的肩膀，眼里只有努力过后的坦然。

这个秋天，胜负早已不是最重要的答案。那根粗重的拔河绳，也早已不只是比赛工具，而是化作一根无形的同心绳，把全班40颗心紧紧系在一起。